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四十七回 寶石基彩金進貢 扶餘國借兵圍城

詩曰：蘇文煉寶往山林，借取鄰邦百萬兵。  
復因番城驚帝主，咬金誘賊脫逃行。

薛仁貴叫：「眾兄弟，去幫周文、周武，取了托金、托銀性命，再來助我。」那薛賢徒、姜興霸、王新溪探出兵刃，連忙答應道：「嘎！」便向前幫助周文、周武，圍住雅裡弟兄，刀斬斧劈，殺得他兩條槍招架也來不及，雅裡托銀心中慌亂，那柄槍略鬆得一鬆，卻被王新溪刺中咽喉，翻下馬來，一命嗚呼了。托金見同胞已死，淚如雨點交流，心中慌張，被周文用力一刀，砍將過去，托金口說：「嘎，不好！」閃躲也來不及，連肩帶背，著了一刀，跌下馬來，嗚呼身亡。眾人大悅，擁上來把附馬圍住，又殺了一回。薛仁貴手中戟逼住紅慢慢，殺得他呼呼喘氣，刀法混亂，招架也來不及。他望四下一看，並沒有自家人馬，四將盡皆慘死，多是大唐人馬，心中慌張不過，卻被仁貴一戟倒將進去，紅慢慢喊聲：「阿呀，我命休矣！」戟正刺中前心，穿了後背，陰陽手反往半邊挑去了，自然死的。那些番兵盡行投降。薛仁貴吩咐山前山後，改換了大唐旗號。大家進往銀安殿，查點糧草已畢，傳令擺酒數桌，眾將坐席飲宴。仁貴叫聲：「二位將軍，此座摩天嶺乃二位之功，待本帥班師到越虎城，在駕前保舉一本，自有封贈。」周文、周武道：「多謝元帥。」席上言談，飲至半夜，各回帳房安歇一齊。到了明日清晨，元帥傳令要回越虎城去，周文、周武上前道：「元帥且慢起程，此處殿後寶石基烏金子最多，請到後面去揀擇幾百萬，裝載車子，解去獻與萬歲，也曉得為臣事君之心。」仁貴道：「那裡有這許多金子？」周文道：「元帥，你道天下間富貴人家的烏金子，是那裡出的？多是我們這裡帶去，使在中原的。這烏金子乃東遼摩天嶺上所出。」仁貴道：「有這等事？快到後面去。」眾弟兄同往寶石基一看，只見滿地通是烏金子，有上號、中號、下號三等烏金。

仁貴傳令：「眾兄弟分頭去揀選上等的，準備幾十車，好奉獻陛下，也算我們功勞。」數家總兵奉令，十分歡悅，各去用心尋揀上號烏金，各人腰中藏得夠足。從此日日揀兌烏金，也非一日之功。我且慢表仁貴兵馬耽擱摩天嶺，如今要講到番邦元帥蓋蘇文。他復上朱皮山求木角大仙，又煉了九口柳葉飛刀，拜別師父下山，從扶餘國經過，借取雄兵十萬，猛將十員，來到賀鸞山，見狼主千歲。說起摩天嶺已被大唐仁貴奪取，事在纍卵。「幸元帥下山，將何計可退得天兵，復轉關寨，孤之萬幸。」蓋蘇文啟奏道：「狼主龍心韜安，臣下朱皮山，半路上就聞報摩天嶺已被大唐奪去，又聞薛仁貴同偏正將，多在山後寶石基兌擇烏金子，還要耽擱兩個多月，未必就班師下山。趁他不在越虎城內，因此臣就在扶餘國借得雄兵十萬，猛將十員，請狼主御駕親行，帶領大隊，圍繞越虎城，諒城中老小將官，也不能衝圍。臣就傳令四門攻打，倘僥倖破了城池，捉住唐王，就不怕仁貴恃強了。豈不關塞原歸我主，中原亦歸我主？中原天下一統而得！」

高建莊王龍顏大悅，遂即降旨，拔寨起了大隊兒郎，離卻賀鸞山，早到越虎城。大元帥傳令與我把門圍困，按下營來。手下一聲號令，發炮三聲，分兵四面圍困住了，齊齊屯下帳房，有十層營盤，紮得密不通風，蛇鑽不透馬蹄，鴉飛不過槍尖。按了四方五色旗號，排開八卦營盤，每一門二員猛將保守。元帥同偏正將，保住御駕，困守東城。恐唐將殺出東關，往摩天嶺討救。所以絕住此門要道。今番二困越虎城，比前番不同，更覺利害，雄兵也廣，猛將也強，堅堅固固，憑他通仙手段，也有些難退番兵。

不表城下圍困之事，又要講到城內。貞觀天子在銀安殿，與諸大臣閒談仁貴本事高強，計取摩天嶺，只怕即日就要回城了。正在此講，忽聽見城外三聲大炮，朝廷只道仁貴回朝，喜之不勝。那一首軍士飛報進殿來道：「啟上萬歲爺，不好了！番邦元帥帶領雄兵數萬，困住四門，營盤堅固，兵將甚多，請萬歲定奪。」朝廷一聽此報，嚇得冷汗直淋，諸大臣目頓口呆。茂公啟奏道：「既有番兵圍繞四城，請陛下上城，窺探光景如何，再圖良策。」

朝廷道：「先生言之有理。」天子帶了老將，各府公子，多上東城。望下一看，只見：微雲靄靄衝門牛，殺氣重重漫四門。風吹旗轉分五彩，日映刀槍亮似銀。鸞鈴馬上叮噹響，兵卒營前番語清。東門青似三春樹，西按旌旗白似銀。南首兵丁如火燄，北邊盔甲暗層層。中間戊己黃金色，誰想今番又圍城。果然圍得凶勇，如之奈何。急得老將搔頭摸耳，小爵主吐舌搖頭。天子皺眉道：「徐先生，你看番兵勢頭凶勇，怎生是好？薛元帥又不在，未知幾時回城，倘一時失利，被他攻破城池，怎麼處。」茂公道：「陛下龍心韜安。」

遂傳令羅通、秦懷玉、尉遲寶林、尉遲寶慶，各帶三千人馬，保守四門，務要小心。城堞內多加強弓硬弩，灰瓶石子，日夜當心守城。若遇蓋蘇文討戰，不許開兵，他有飛刀利害，寧可挑出免戰牌。若有番將四門攻打，只宜四城緊守，決無大事。不要造次，胡亂四面開兵，倘有一關失利，汝四人一齊斬首。四將得令，各帶人馬，分四門用心緊守。朝廷同老將、軍師退回銀鑾殿，自然計議退兵。我且分開城內之事，又要說到城外莊王御營盤。其夜，同元帥、軍師擺酒暢飲，三更天各自回營。一宵過了，明日清晨，飽餐戰飯已畢，大元帥全身披掛，帶領偏正將，出營來到護城河邊，一派繡綠蜈蚣幡，左右分開，蓋元帥坐在混海駒上，擺個拖刀勢，仰面呼聲高叫：「呔！城上的，快報與那唐童知道，說前日曾在本帥馬前苦苦哀求，追往東海，陷住沙泥，逼寫血表，中原世界已入我手，可恨者穿白薛蠻子，把唐童救去，破人買賣；也是本帥自己不是，留得唐童首級，不早割取，為此心中時時懊悔。所以再上仙洞，煉就飛刀，借得雄兵猛將，今非昔比，眼下四門我兵甚多，諒薛仁貴在摩天嶺上，決不能就回。唐童即日可擒，越虎城必定就破，汝等螻蟻之命，也只在目前化為烏有。」底下厲聲喝叫，忽驚動上面羅通，一聞此言，心中大怒，望下大喝道：「呔！我把你這狗番奴一槍刺死才好，怎麼你自恃飛刀邪術，在城下大呼小叫，耀武揚威，滿口誇言，我小爵主因奉軍師將令，只要緊守，故不開兵，你今日且好好回營，少不得只在幾日內，還你個片甲不留就是了。」

蘇文說：「我認得你是大唐羅蠻子之後，原有幾分本事，只是太覺誇能，你還不知我四門兵馬驍勇，諒汝城中老少之將，也不能守住越虎城，不如把唐童獻出，歸順我邦，重重加封。如有片言不肯，本帥就要四門架起火炮攻打，管教你滿城生靈，盡作為灰，那時悔卻遲了。」羅通呼冷笑道：「青天白日，敢是做了春夢？在此說這些鬼話！憑你火炮、水炮打上城來，今日小爵主爺不與你鬥戰，把免戰牌挑出去。」手下兵士一聲答應：「嘎。」東門把免戰牌高挑，四門上盡掛了免戰牌。蓋蘇文一見，哈哈大笑回營，將言細說與狼主得知。莊王大悅，稱元帥之雄威。其夜話文不表。

一到了次日，大元帥傳下令來，四城門一共架起十二枚火炮，各帶發五千雄兵，圍繞護城河邊，又架起連珠火炮，打得四處城樓搖動，震得天崩地裂。齊聲喊殺，驚得荒山虎豹狂奔；鑼鳴鼓響，半空中鴉鵲不飛。滿城外殺氣，衝得神仙鬼怪心驚。這番攻城不打緊，嚇得那些城中百姓，男女老少，背妻扶長，抱子呼兄，尋爹覓子，哭聲大震。街坊上紛紛大亂，眾兵丁慌張不過。朝廷在殿，聽得四處轟天大炮，覺得地上多是震動，渾身發戰，心中慌亂，並無主意。又聽得城中百姓哭聲不絕，驚亂異常，連及眾大臣心膽俱碎。茂公十分著急，忙叫：「陛下龍心韜安，番兵攻城，雖是利害，有四位爵主在城上用心抵擋，一日決不能破，料無大事，請陛下寬心，降旨差臣招安黎民要緊。況外面有兵，裡邊不宜慌亂，若是先使自兵喧嚷，這外將勢廣，城即就破矣。」朝廷聽了軍師之言，遂命尉遲恭、程咬金往四路招安百姓。

虧他二人領旨前去各路招安，方使這些百姓哭聲略略緩低了些。二人進殿復旨已畢，尉遲恭又上四門叫諸公子抵擋，令三千攢箭手，望番兵隊內，嗖嗖的亂射下去；又把火炮、灰瓶、火箭打個不住，一直鬧哄到黃昏時候，番兵才得退回營去，方使耳邊清靜。這一夜馬不卸鞍，人不卸甲，只在保守四城。一到第二天，原架起火炮，四門攻打，城中每一門又加二千攢箭手抵擋，自此連攻三天，四位爵主食不甘，夜不寢，人勞馬倦，越虎城危於纍卵，即日可破。四位公子急得面容憔悴，又不敢親去看君，各差人報知萬歲，說番兵勢大，攻城利害，若再不圖良策而退，目前頃刻就有大禍。這番急得朝廷魂飛魄散，茂公奏道：「今夜且過，待臣

明早圖其計策。」朝廷許之。一到明日清晨，天子升殿，武將侍立兩班，朝廷開言叫聲：「先生，番兵連珠炮可怕，銀鑾殿尚且震動，想四處城樓獨造空中，倘然震塌，城門著火，衝進城來，那時誰人禦敵？可歎薛王兄破摩天嶺已有五六天，這幾日應該回來，不知何故耽擱住了。」茂公說：「陛下要退番兵，須當外合裡應，內外夾攻，可退得來。」天子說：「薛王兄這標人馬現在外邊，若至城來，天緣湊合，兩路夾攻了。如今不知他幾時回城，事在危急之處，那裡等得及？」茂公道：「依臣陰陽上算起來，薛元帥未必就來，應在此月外方回。」朝廷聽言，面多憂色。說：「依先生之言，我等君臣活不成的了。」茂公道：「非也，陛下只消降旨，命一大臣踰出番營，往著摩天嶺討救，薛仁貴自然前來，共退番兵，有何難哉。」朝廷說：「先生又來了，城中數萬人馬，老少英雄尚不敢衝殺番兵，寡人殿前那一個有這本事獨踰出營？」茂公道：「這個本事的人盡有，只恐他不肯去，若肯去，番兵包可退矣。」天子道：「先生，那一位王兄去得？」茂公笑道：「陛下龍心明白，討救者，昔日掃北的功臣也。」

天子心中醒悟，說：「程王兄，徐先生保你能衝喘番營，前去討救，未知可肯與朕效力否？」程咬金聽說，心中老大吃驚，連忙跪奏道：「陛下在上，老臣應當效力，捨死以報國恩。但臣年紀老邁，疾病滿身，況到摩天嶺，必從東門而出。蓋蘇文飛刀利害，臣若去，只恐有死無生，必為肉泥矣。」朝廷想想道：「先生，當真程王兄年紀老邁，怎生敵得過蓋蘇文，不如尉遲王兄去走一遭罷。他這一條槍，還可去得。」茂公道：「陛下動也動不得，臣算就陰陽，萬歲洪福齊天，程家兄弟乃是一員助唐福將。蓋蘇文雖有飛刀邪術，只好傷害無福之人，有福的不能傷他，故此臣保程兄弟前去，萬無一失，大事可成。若說尉遲將軍，他本事雖然比程兄弟高幾分，怎能避得過番帥的飛刀之患，不但兵不能退，反損一員梁棟。程兄弟當年掃北裡頭，也保你討救，公然無事，占取功勞。今日怎麼反有許多推三阻四起來？」咬金道：「你這牛鼻子道人，前年掃北，番將祖車輪本事低些，用兵之法不精，營帳還紮得鬆泛，此乃一也；二則還虧謝映登兄弟救護出營，所以全了性命。如今我年紀增添，蓋蘇文好不利害，營盤又且堅固，更兼邪法傷人，我今就去，止不過死在番營，去盡其臣節，只恐誤了國家大事，自然是你我之罪也。」茂公道：「你的說話作得證，為了一生，軍事，我妙算無差，難道到將我說話算為亂道？你既有心保天子，我豈無心幫國家，誘你出去，送汝性命？此刻映登在番營內等了半日，又來渡你，所以我保你去討救立功，豈來害你性命？你若執意不去，限遲日子，須與打破城池，少不得多是個死。」咬金聽見茂公說謝映登又在營中救渡，喜之不勝，忙問道：「二哥，果然謝映登又在營中等我？」茂公說：「當真，那一個哄你。」程咬金說：「既有謝兄弟在番營渡我，待臣情願往摩天嶺走遭。」朝廷說：「既是王兄願去，寡人密旨一道。你帶往摩天嶺開讀，討了救兵，退得番邦人馬，皆王兄之大功也。」程咬金領旨一道，就在殿上妝束起來，按按頭上盔，緊緊攀胸甲，辭了天子，手端開山斧，出了午門，跨上鐵腳棗騮駒，也不帶一兵一卒，單人獨騎，同徐茂公來到東城。咬金對茂公道：「二哥，我出了城，衝殺番營，營頭不亂，你們把城門緊閉，吊橋高扯；若營頭大亂，你們不可閉城，吊橋不可亂扯，放我逃進城來。」茂公說：「這不消兄弟吩咐，你只放膽前去，我自當心在此。」一面茂公竟上城頭，一邊放炮開門，吊橋墜落，咬金一馬當先，衝出城來。過得吊橋，徐茂公一聲吩咐，城門緊閉，吊橋扯起了。程咬金回頭看見城門已閉，心中慌張叫聲：「二哥，我怎樣對你講的。」茂公叫聲：「程兄弟，你放大膽子，只顧衝營，自有仙人搭救，我這裡東門更不開的，休想進城，快往摩天嶺討救罷，我自下城去了。」

不表徐茂公回轉銀鑾殿之事，單講程咬金坐在馬上，怕進番營，只管探頭探腦觀看，卻被營前番軍瞧見，多架起弓矢喝道：「呔！城中來將，單人獨騎，敢是要來送命麼？看箭！」話未說完，就是嗖嗖的亂發狼牙弩箭。程咬金好不著忙，那番向前又怕，退後無門，心中一想，說：「也罷，千死萬死，不過一死，盡其節以報國恩罷。」把手中斧子一舉，二膝蓋催動，大喝道：「營下的，休得放箭，我乃魯國公程咬金，今日單人獨馬，來踰你營盤，快些開路，讓路者生，擋路者死！」冒箭衝到營前，手起斧落，亂砍亂殺，有幾個小番遭瘟，做了無頭拆足之鬼，乖巧些逃往帥營去了。咬金衝進頭營，砍倒帳房，欲踰第二座營盤，卻聽見左邊一箭遠的所在，起一聲大炮，咬金在馬上吃了一驚，抬頭看時，卻見一騎馬跑來，中有一人，高挑雙尾，青面獠牙，紅須赤發，提板門樣一口赤銅刀。咬金認得是蓋蘇文，頃刻渾身發抖，暗想：「我命休矣！」急轉馬頭要走，也來不及了。正是：一時遇了英雄將，意亂心慌難理論。